

北海文史

第十三辑

耆旧人物

郭康祥先生的诗书画

郭康祥(1874—1947)，字纪云，号清溪居士，合浦县乾体察龙乡人，是光绪末叶主考学使徐花农取拔的贡士。一九四七年秋病逝于廉州玳屯坊清溪巷家中，终年七十三岁。先生工诗精书法，擅墨兰，是合浦县鲜有身兼“三绝”的艺术家。平生门墙桃李，传薪有人，故对地方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颇有贡献。笔者以通家夙缘，早年曾蒙先生训诲，对他诗书画艺术的美学观点和造诣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。特予介绍，供修志取材的参考。

先生善诗，思路敏捷，不假思索，信手即得佳章，生平写了大量的酬酢诗文和楹联。这是他著作的主要部分，但也不乏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，在虎门被日寇攻陷时，先生曾作《吊虎门二首》：

其 一

虎门屹立古称雄，巨浸茫茫一望中。
形胜津沽同险要，波涛天宇接空朦。
山河带砺苞桑固，炮垒嵯峨建筑工。
问孰运筹操胜券，督师岭海忆林公。

其 二

干戈廊庙等儿嬉，仓卒无端竟丧师！
疆土沧亡深浩叹，春秋责备有微词。
千家野哭风凄处，一片江空月堕时。
深望功成从失败，亟应收恰在残棋。

先生诗文随手散失，存稿甚稀。一九四七年前后，笔者在待候他的一段时间里，曾替他收集并汇编了《清溪居士诗存》一卷，收诗百二十一首，文十六篇，可惜此稿本已在“史无前例”中荡为灰烬！现凭记忆和陆续收集，仅得遗诗十五首，词二阙，汇为《清溪居士劫余集》。

先生晚年穷窘潦倒，靠卖文卖画维持家计，某些军政要员对他或出于尊重，或出于怜悯，或出于拢络，有时也送些生活费给他。“大半生涯在砚田，疏庸故态尚依然。好书曾已哀千卷，拙计都难剩一钱”（《癸未岁暮书怀》）。“鹤俸记曾分润我，殷勤爱士仰高风”（《赠苏萍生县长》）。是他晚景的写照，但因此却曾招致社会上的某些物议。正因为这种环境的造就，得以流传大量手泽于地方，使他不失为多产的诗人和画兰名家，在当时颇负盛名。

他的诗宗苏轼和王渔洋，兼有雄健与神韵风格。使事用韵，工切自然，信手拈来，都如古人咏今事，这是他的诗词最鲜明的个性特点。他说，东坡诗意境空阔，能险韵平用，学力与才力兼胜，古今无二。故《诗韵》用东坡诗作例句为多。王阮亭只有才力，故仅得神韵之长。如无东坡之瞻博则腹笥空乏，等于“穷汉入市”，广欲置办而无从措手；无王阮亭之神韵，则如珍馐百陈而无时蔬鲜果，使人厌腻。但王诗却失于柔媚，必须苏诗之雄健以补救之。庶几刚柔相济，神意俱足，可见他主张的是以博学为基础，以技巧为骨架，而且广集众长，相须为用，始可为诗。也就是强调学力与才力的结合和师法舍短。

从他的遗稿中，是不难看出他所遵循的这条轨迹的。

先生书法，一如其诗，兼神完骨秀之长。据他自己说是“东坡与山谷的结合体”。东坡书肥泽气足，山谷书瘦朗骨清。他说，专东坡则过柔，偏山谷则太刚，柔则不秀，刚则无神，故须兼二家之长而舍彼此之短。古人所云“师法舍短”是也。这种治艺主张，使他的书法象诗文一样能独具自家的面目。先生长于蝇头而拙于擘窠。他的小楷，灵秀泽润，似亦兼有《灵飞经》余韵。笔者得力于此为多。他对于书法还有个独特的见解，强调老年人写“嫩字”，反对青年人写“老字”。认为“老人字嫩则寿长，青年字老则命促”。举出桐城派文学大家刘海峰先生晚年写“孩儿体”，故臻高寿。笔者父亲青年时即以擘窠大字在廉、北颇负盛名。先生告诫说：“尊翁只活三十岁，是因为他写的字太老了，青年元气早泄而形之笔墨，安得永年！你写字万不能故追‘老到’啊”！至今言犹在耳。这种见解，似乎有点唯心和迷信。但却不能排除凭他多年的阅历总结所得，某些尚未能被揭示的玄秘的自然规律。

先生的墨兰学金冬心和郑板桥，亦能画梅，但不多见。他画兰着墨不多，几笔疏叶，数花待放，有婀娜临风，幽香传递的感觉，配以长款，就是一件集

三绝大成的完整艺术品，格调高雅不俗，故登门求画的人日相踵接，先生几乎有求必应，故遗迹留传颇多。

综而言之，先生治学持独立见解，主张‘师法舍短’吸取众长来创造自己的风格，故无论诗、书、画均具鲜明的个性特点，他是这样地身体力行和教导学生的。笔者作为他的门人，渥承化雨般的教泽，数十年孜孜以求，得益匪浅，当然，他与一切艺术家一样都不可能完美无缺。例如他的诗文因偏于应酬之作，用词立意间有雷同和锤炼欠精之处。书法则秀润有余略嫌气势不足，特别是擘窠大字是其所短。画兰用墨少变化，且不擅巨幅鸿制等等。总的来说，先生诗书画的造诣，终究是瑕不掩瑜，在合浦现代的艺术苑中，仍不失是三株并秀的奇葩。

(原载《合浦县志通讯》1986年2期)